

日取小

◀號九十九第▶

日一念月九年二十
日一十月八年亥癸
分二洋售●張四號本

載轉准不有所權版稿各載登報本

■本報辦法
本報以提倡小說藝術爲主旨 現在開日
一刊 常刊四張 增刊無定
■本報價目
定購每月大洋三角 半年大洋一元六角
全年大洋三元 寄費在內 本外埠一律
■本報廣告刊例
封面長行二行起碼 每行每張三角 普
通地位全版劃分八格 每格每張一圓
長期另議 小地位每五十字每張大洋一
角
■本報發行所
上海新碼頭裏小橋頭新里良晨好友社

枕綠賣字不訂潤格

風涼爽。正可隨意塗鴉。有錢可得。則僕亦何樂而不爲。顧文人之墨。秋
之無價之寶。鄙之猶如敝屣。直非可規定價格者。凡欲役吾之腕者。請先
函通知。鑒其意誠。臨時議價可耳。

承銷本報之簡便辦法

聲明批銷本報自何號起。至何號暫止。每號需報若干份。即合批價。將款繳來本社。常即遵照辦理
承銷本報。每號至少二十份。每份批價大洋七釐。每號
銷至百份以外者。每份批價大洋六厘。有意承銷者。請
至本報發行所接洽一切。良晨好友社廣告部佈

請登小地位廣告

本報在第四張廣告版內。劃出小地位一欄。專備登
載通信。徵求。發售書報。種種簡短文字。每五十字
收費大洋一角。字數加多。或連登數號。均照加。
不滿五十字亦作五十字計算。▼良晨好友社白

大江集

係胡懷琛先生之詩集。現已再版。每冊實價大洋
二角。加寄費二分。良晨好友社代售。

▲尊處亦需印刷否？

良晨好友社承印部。承印書籍報章。一切零星印件
。排式美觀。印刷清朗。出貨迅速。定價低廉。約期
不誤。外埠委印。代爲細校。郵送之費。敝處擔任。
有意委印者。請將需印之件。加以說明。函寄上海
新碼頭裏良晨好友社承印部。當即開呈估價單。商
訂辦理可也。(本埠駕臨面洽尤妙)

短篇小說

本報自第六十五號起。逐期譯載美國短篇小說名家歐亨利（O. Henry）之遺作。此項遺作。最新發現。約有百餘篇。現方陸續發表於西報。而本報陸續迅速付刊。幸讀者特別注意之。

編者識。

箝口錢

（美國歐亨利著）

他是喜歡說笑話的人。一些細事都不放鬆。幾天前他在梅痕街上止住他的朋友。鬼鬼祟祟的說道。「這種事情我決不相信。但我相信

非把這事實諸衆人不可。就是保護我們的市吏已受了賄賂了。」他朋友說道。「那有這件事。」

「的確的確。我耳聽他們談論。眼見市吏把箝口錢放在袋裏呢。」他不說下去了。一兩天內。市吏得賄的事已人人皆知。但他早忘得無影無蹤。直等到有一次遇見這市吏。看看一副狼狽情形。他方始想起。於是他連忙遍為辯釋。所謂得賄的一件事。不過他看見市吏的妻子。交給市吏一個銀幣。去買小孩子的止痛藥而已。

最快樂的人

君書譯

（一）許多許多年以前。在亞洲沙笛司

地方。有一個皇帝。叫克羅蘇司。

他的百姓很富。克羅蘇司被人家稱做世界之最富的人。甚至今日當我們稱人之富。我們稱他是克羅蘇司。

克羅蘇司皇帝有許多人來拜望他並且總讚美他的衣服珠寶和在他身旁所有一切美麗的東西。他們對說道。「你應當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了！」

當克羅蘇司坐在他華麗的王宮中。或聽聞他人稱讚他財產的時候。他總想想出些東西來增加他的安樂和快活。但是他一些也想不出。他已經有了他所要的東西。所以他自己家也說道。「真的。我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

■最小第九十九號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九十九號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某夏有一個拜望的。從愛在司經過希臘海。到沙笛司來。他的名字叫蘇龍。蘇龍的聰明是很有名的。並且有許多人以爲他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他死了幾百年之後。我們要稱人之聰明。我們總說他是「好像蘇龍一樣聰明」。

克羅蘇司很快活。因爲有這樣一個全世界最聰明的人來拜望他。他給蘇龍看他的王宮御花園和大寶庫中堆滿的金銀珠寶。當蘇龍看見各種物件之後。克羅蘇司就對他說道。「我的愛在司的朋友。請你告訴我。你所見過的人中。誰是最快樂的人？」

克羅蘇司滿心等待蘇龍回答「這是克羅蘇司皇帝」。但蘇龍想了一

會說道。「德羅司——一個窮人。他有一次住在愛在司的城中。」

克羅蘇司是很驚奇與失望。並且很懇切的再說道。「你爲什麼要選德羅司？你爲什麼想他是最快樂的人？」

蘇龍答道。「他是一個很誠實的人。並且他住在一個組織得很好的國中。他的孩子個個高尚。身體強健。當他們長大而有他們兒子的時候。德羅司終其身很榮耀。並且死得很堂皇在戰爭之中。」

克羅蘇司想他至少是德羅司第二。所以他再問他道。「你想除了德羅司以外。誰是第二個最快樂的人？」克羅蘇司以爲這次蘇龍總要說是他了。

「我所曉得在希臘的兩個少年。」

聰明的愛在司人說。「他的身體很好。心地很清潔。並且孝他們的母親。他們並不怕死。因爲他們在廟中禮拜長睡的時候。一些也不害怕。」

克羅蘇司聽了此答語很怒。並且說道。「你爲什麼把這些窮苦的人放在最富的皇帝之上？你爲什麼不算算我的財產和權力？」

「克羅蘇司。」蘇龍說。「假使一個人活七十歲。他的一生算起來有好幾千日。你有許多寶貝。又是萬民之主。但在你未死之前。沒有一個人曉得你是快樂或者不快樂。沒有一個人曉得將來你要遇到什麼不幸而悲苦的事體。」

愛個絲光

是張枕綠的小會說集

內容
夥友之面。畢業文憑之代價。
電光裏。將來國民之母。牌與
爺。無錢之罪等十三篇
點綴
瘦鵲作序。鈍根題簽。丁悚繪
X光照魅圖封面。
價目
每冊實價大洋二角。寄費免加
發行所
上海良晨好友社。

萬奇全書

此書內容。紀實。又奇。又趣。又共。又便。又拍。又案。又稱。又怪。又人。又篇。又實。又西。又情。又讀。又好。又奇。又快。又稱。又此。
每冊大洋二角寄費免加
上海良晨好友社發行

纏綿

纏綿集是張枕綠先生的傑作。以文言筆記體。專記中外哀豔的事。有二十餘篇。一百餘頁。在印刷中。特此預告。
良晨好友社。

張枕綠最近
短篇小說集

十七年後的

此書內容精選廿六篇。作法新穎。何海鳴先生論為得歐化之精髓。而割棄皮毛者。描寫之妙。能令人笑。令人哭。令人如癡如醉。即其外表。亦有可言。(一)銅版作橫式。若賬簿然。非常特別。(二)銅版紙六張。刊印張君著作時。搜想時。小憩時。及其家庭佈置等照片。復刊張君墨蹟。(三)全書用瑞典紙。以昭鄭重。(四)逐頁圍花邊。逐行夾點線。精美無比。全書二百餘頁。實價大洋七角。

仍售特價大洋五角
寄費免加郵票通用

上海南市新碼頭裏
良晨好友社獨家發行

(影縮頁一之的後年七十)

應酬。隨後說與伊。新娘怎樣的美麗。酒肴怎樣的豐盛。伊呆呆聽着。不作一聲。伊的女兒把話講完了。伊還側耳聽着。只覺出神。
從此糾紛將沒的時候。寂寞河旁。又添了一種點綴。就是那新婚夫婦的並肩雙影。柏夫人每從隨河的玻璃窗中。隔着紗幔向外偷看他倆。常見他倆手牽柳枝。口吻微動。一舉手。一投足。在都含情意。有時兩人隱身在大柳樹背後。走得格外相近。動作却不清楚。柏夫人也不忍細聽。勉強掉頭來。恰巧伊女兒的目光。對準伊的面龐。使伊不得不低下頭去。如此情形。不止一次。弄得露茜也莫名其妙。
(二)實書
一個月中。這寂寞村中來往的信件。也不滿二十封。所以郵差每天算有兩班。却走過得很慢。有要寄信

(二)
自從蘇龍來過之後。克羅蘇司一天一天老起來。而且更富了。但是有許多不幸的事體也遇着了。到後來。他的國被波斯國王錫羅司打敗了。克羅蘇司的王宮被人燒去。他的御花園被人踏壞。並且他所有的財物也被得勝的拿去了。有一個不認識克羅蘇司的波斯人。要想殺他。克羅蘇司如此之悲傷。因為遇着了這樣不幸的事體。以致他不能救他自己。或者說明他是什麼人。現在他生而就不能開口的兒子。因為他父親要受這樣的危險。所以他不知不覺的喊道：『不要殺他。他是沙笛司的王克羅蘇司。』

克羅蘇司做了錫羅司的囚犯。並且已經判定要受燒死的刑罰。波斯人在這毀壞城中的大街上。堆了一大堆的木頭。並且把不快樂的克羅蘇司放在上面。
『現在我們要有一個快樂的火了。』這些殘暴的人說。並且其中的一個捏了一個火把。
可憐的克羅蘇司很靜的很可憐的躺着。並沒有一個朋友來救他。於是他就想起從前聰明的蘇龍所對他說的話了。『在未死之前。沒有一個人曉得你是快樂或者不快樂。』記起這許多話。不過增加他的悲苦。於是高聲歎道：『哦。蘇龍！蘇龍！蘇龍！』

過。並且聽聞了他的嘆聲。問他的兵士道：『他說些什麼。』
他們回答道：『他不過說什麼蘇龍！蘇龍！蘇龍！』
於是錫羅司走近那堆木頭。並且對克羅蘇司說道：『你為什麼叫蘇龍！蘇龍！』
克羅蘇司停了好久。被錫羅司逼着。他方纔告訴錫羅司蘇龍的訪他。和蘇龍對於快樂的意見。克羅蘇司喊道：『是不是每個皇帝和得勝的都要留心蘇龍的話！』
錫羅司的心被這樁事體打動了。他自己再把『在未死之前。沒有一個人曉得你是快樂或者不快樂。』沒有一個人曉得將來你要遇到什麼不幸而悲苦的事體。』這句話

■最小第九十九號

第二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九十九號

第二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暗念一遍。他就想起他將來難道就不會失去他的勢力。他的財產。和在他仇人手中受悲苦與無助的事體。『我不過是個人。我為什麼要殺死這個人？』他自己問着。
加仁慈於無害之人不好麼？』這堆木的四邊。已經燒起來了。但錫羅司命他的兵撤去火燄。並且救出克羅蘇司。直到後來。克羅蘇司仍受着他的敬愛。他們兩個國王很友誼住在一處。

關於小說之文

批評家的責任

才皮

在現在一般民衆的文藝鑑賞能力

薄弱的時候。批評家的責任是何等地重大啊。本來文藝好像是一座藏着無量寶藏的鑛山。而作家便是開鑛的鑛夫。他用了許多心血和魄力。從山中開出粒粒的寶石。這寶石有大。有小。有好。有壞。有頂上等的金剛石。也有極無用的雲母片。在未選擇以前。混在一起。我們也看不出他的優劣。文藝批評家。便是剔選寶石的技師了。批評家一面要選出好的作品。讓人欣賞。一面又要剔去壞的作品。以免混珠。並且不僅是機械式的剔選。還要加上具體的說明。纔能使人了然於該作品的優劣。所以真正的批評家。應當順着時代的潮流。用了真的眼光。立一個選

擇的標準。若然持了偏執的心理。暗昧的態度。來欺騙民衆。那麼非特不能增進民衆文藝的鑑賞力。或許反要引起人民對於文藝的輕視。然而現在我國批評界的狀況。真可悲極了。他們的態度極其暗昧。他們的心理極其偏執。他們分起若干黨派。他們對於同黨。不是胡亂恭維。便是隨意瞎吹。對於異派那就兩樣了。不是有意謾罵。便是存心攻訐。真理正義。完全沉淪在嫩芽方生的中國。批評家應該怎樣努力作一個培苗除莠的良農夫。纔能不負衆人的信託呢。
負着重大責任的批評家啊。你們要留心你們自己的言行。

花柳神藥

防毒防濁萬靈萬安



每支五角
止濁定痛化毒滋陰



每瓶一元
注入尿道百毒消除



每瓶一元
清血解毒內服神藥



每瓶一元

上海科發藥房啓

撰述者 張枕綠張舍我何海鳴
徐卓呆周瘦鵑胡寄塵范烟橋諸君。

內容 短篇小說約三十篇。
雜作二十餘篇
價目 每部五冊。實價大洋二角。寄費免加。
發行所 上海良晨好友社。

良晨雜誌

奉即索函單仿細詳有印

中秋節禮何物最宜

金風拂暑。玉露呈涼。節屆中秋。團圓之明月在望。人情酬酢。禮品之預備宜先。本園出品果汁牛肉。結汁牛肉。陳皮梅。南華李。梅精。陳皮橄欖。陳皮南棗。共和果子等。特裝大盒。面積尺餘。形式優美。質料上選。每盒只售大洋五角。用爲送禮。名貴高尚。定博受者之歡心也。更有新出果子醬一種。質料純潔。製法得宜。家庭菜館。不可不備。既屬完全國貨。而口味又駕乎舶來品上。所望愛國諸君。熱心提倡也。

冠生園

總發行所上海九畝地
●天津分發行紫竹林●漢口分發行後城馬路●香港分發行興隆街▲本外埠各糖果食品店均有代售

大江集

胡懷琛著。新體詩集。已經再版。每冊連寄費二角二分。

最短之短篇小說

胡寄塵著。每冊連寄費三角。

鵲聲週報

每期二張。內容小說劇談諸文小說話筆記評論。各體俱備。定價半年大洋五角五分。全年大洋一元。凡定報全年之定戶。特別優待。定鵲聲半年只收四角五分。全年只收八角。寄費均在內。以上各種均由良晨好友社代發行

小地位

余缺民權素第五本有人肯割愛者願酬現金一元郵費歸余任時報短篇小說三三四照價購回寄浙紹東浦陳德峻後至璧還
滬商務印書館實價書券二紙值洋四元中華書局書券二紙值洋三元八折出讓法租界南陽橋平濟利路南華學院馬雲鵬啓
鄙人所登之出讓民權廣告次日即有人購去矣故遲來者無應付之向乞原諒 陳德君鑒來件已掛號奉還矣乞諒濟吾啓



閒文欄為助讀者興趣而設。容載俏皮論文、遊記、事記、專談、專評、詩詞、笑話、種種小品文字。並設種種插畫。讀者可隨意投稿。閒文欄內附有（談言微中）一個小欄。專備讀者以疑難事件。投函質問。由編者為之解答。

當仁不讓

張枕綠

做善事而爭先恐後。實在再好不過了。吳佩孚發起日災救濟總會。密電各省。擁戴曹錕為會長。暴看起來。這是他成全曹錕之至意。不亞於馮驩焚券市義之舉了。但他如此計劃。却含有抵制段祺瑞的作用。便是假公濟私。不值一讚了。

。不料爭做善事。也可含蓄作用。想入非非。令人拍案叫絕。

上海的麻雀牌

王立方

如今的麻雀牌。真是風行一時。西洋人也趨之若鶩。上海更是舉國若狂。無論大家小戶。多有一副麻雀牌。十家倒有八九家常常又麻雀的。無論上中下三等。幾乎沒

有一個不又麻雀牌的。連五尺童子也居然稱起老麻雀來。你道奇也不奇。又麻雀的時候。一天念四個鐘頭。上海的空氣中。幾乎沒有一秒鐘。不被牌聲衝破。那些精神好的。直要又明朝九十點鐘。那些沒有事情做的。倒又接下去了。如此循環不已。上海竟要被牌聲包圍起來了。廢時失業。我看還是少又又。做些有益的事情罷。（記者非絕對不又麻雀的。不過逢場作戲罷了。怎麼可以沉醉其中而不醒悟啊。）

愛情小說

濟書

愛情傳達之速。可與電流相比。愛情結合。不分雌姪。

■最小第九十九號……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九十九號……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情人之淚。并不寶貴。

情人患病。欲通函對方。而無力握。最為憾事。

情人書信中。必含有「情」之一字。

五分鐘的熱度

玉濟川

某甲害熱病害得很厲害。他的兒子請醫生來瞧。醫生一看說。不要緊的。不久就退的。他的兒子道。這麼厲害。還不要緊嗎。醫生道。因為他是中國人呢。你不曉得嗎。中國人的熱度。只有五分鐘的啊。

夜坐聽留聲機

孫綺芬

夜來閒坐說荒唐。風送留音到耳旁。錯認梨園翻舊曲。紛紛絲竹度清商。

誰留絕唱怨東風。妙在傳神不語

中。慷慨激昂音節古。悲歡離合與人同。

劇體文

謊

俞千芳

（佈景）蔡同德藥店

（登場人）掌櫃人甲 配藥人乙

（幕開）掌櫃人甲把配好的藥。

照方一味一味用算盤算着。配

藥人乙。呆立在櫃前。

（甲）小洋八角六分二。

乙掏出八個角子。六個銅元。

向櫃上一擲。

（乙）啞！

（甲）還差二個銅錢。

（乙）二個銅錢嗎。下次補罷。

（甲）不可能的。這裏蔡同德是一文也不能少的。

（乙）啞！現在時世。誰還攜小

錢兒。沒有便怎樣。

（甲）那麼銅版找啊。

（乙）銅元也沒有。

（甲）角子也好。

（乙）角子也沒有。只有鈔票。

（甲）好的。那麼就是鈔票找罷。

（乙）真的連二個錢都不讓麼。

（甲）自然。誰同你玩。

乙憤憤。掏出一個銅元。向櫃

上一擲。拾了藥。也不要找。

回頭就走。甲目睨其去。

（甲）嚇！（幕徐徐閉）